

第一章

第一场雪

2岁 是个结束 也是个起点。①

1

我不知道。换句话说，我已经记不得了。我的生命在遗忘中流逝，然而遗忘的是什么？！我曾经生活在一些固执、荒诞、华丽而傲慢的字词中间，但是我不记得那是些什么词了，因为我毫无知觉。

我现在就处于这一时刻。每天晚上，我习惯性地把那本红书摊放在办公用的木桌上。我添添加加，涂涂改改，边作笔记边阅读。

“除了一个小孩之外，其余的孩子都长大了。”詹姆斯·巴里写道。彼得·潘历险记就这么开始了。我读着读着，伦敦某些豪华住宅区的影像便浮现在我眼前。那里有被细心呵护闪闪

每一章的篇头小语引自英国著名作家詹姆斯·巴里的小说《彼得·潘》。本书译者引用杨静远和顾耕的中译本（三联书店 1996年版）中的译文，文字略有改动。——译者注

发亮的草坪，有精美宽敞的住宅，它们犹如仙境般令人迷醉。2岁的温迪奔跑着，扑向母亲的怀抱，献上一朵刚刚采摘的鲜花。此后年复一年，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温迪只有2岁，却已经懂得时间是伴随着“嘀嘀哒哒”的钟声逝去的。“2岁的孩子都能明白这一点：‘2’是终极的开端。”

我们的故事开始了。

故事里有巨人和仙女，海盗和印度人，野兔和小精灵，大灰狼和小女孩。真正温馨的生活属于食人恶魔而不是孩子们。它误导小拇指走进森林深处，它搅乱了森林中小拇指用小石子铺设好的回家的路，它把兰蓬斯遗忘在城堡的尖顶里。生活既是美好清晰的仙境，又是残酷无比的地狱。它是充满华丽夸张词藻的神话。从表面上看，连环画周围的空白部分似乎与我们叙述的文字毫无关系，实际上却隐藏着正在计算时日的妖魔和准备毒药的巫婆。

我们的故事似乎是一个充满恐怖和温馨的童话：他们婚后生活幸福，生了一个孩子……一切才刚刚开始，然而有一天……

2

那是去年冬天的某一天。当时我们丝毫没有觉察到“不幸”已经降临了。殊不知“无知”保护了我们，使我们在免受痛苦中为它付出我们的日日夜夜。假如当时就意识到它的来

临，时间会我们从手中夺走那属于我们的最后一个冬天，让它在光天化日之下吞噬以往的岁月。

波丽娜刚刚度过她3周岁的生日。还有，第二天就是圣诞节了，她已经把放到圣诞树下的东西打点完毕：书、旱冰鞋、洋娃娃。早晨，我们早早备好行装，准备去树丛环抱的山谷度假。我们渴望经过冬日阳光下的小憩后，重新获得生机。

我们期待着大雪，因为伦敦和巴黎只是偶尔有纷纷飘落的雪花，波丽娜还不知道雪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对屋顶和人行道上的灰色，早已腻透了，盼望着能三人一起面对雪松和座座山峰，盼望着从山坡上急驰而下。

每天早晨，我们都在打听气象。每天早晨，我们都要改变路线，换一个顶峰去攀登。然而这个冬季却十分温暖，令人扫兴。刚刚有一点下雪的好兆头，让人产生希望，转眼间天空又是晴空万里、阳光普照。我们只好在住房周围玩耍，把荒芜萧条的大花园、泥泞的草坪、僵硬的花坛丢在一边。我们只能疲于步行。右边那条路从锯木厂和牧场中间穿过。我们从来不走左边那条经过村头农家的路。只要走对门的那条小径我们就可以立刻穿过树丛，然后不受任何阻挡，登上山峰。从山上回来后，我们找了一辆木推车，让小家伙坐在车凳上，推着小车飞奔，包着铁皮的大车轮在碎石路上“咯咯吱吱”地欢叫着。

一想到对女儿的许诺，我们便如坐针毡，成天都在盘算怎样才能看到雪景。我们在异常温暖的12月乘上汽车，我以为只要登上高山，迟早会看到皑皑白雪。阿莉丝把地图铺在膝头查找路线，但是我对周围的环境十分熟悉，便随心所欲地驾驶着车子，顺着蜿蜒崎岖的沥青路爬上山坡，波丽娜被紧紧地束在童椅上，眼神十分专注。我们不下十次地停在一个个外观一致

却根本不熟悉的村子前面。我还记得沿途经过的那些教堂的木结构顶端如翻转的木船，倾斜着；还有难以言表的死人墓穴和长满青苔的石砌水槽。汽车从一个山口爬上另一个山口。终于在傍晚时分到达了最高点。道路愈来愈窄，行车几十米以后，路程更加艰难。车轮开始打滑。我们原来以为不会这么快就遇到雪，所以忽略了给车轮固定防滑链，于是发动机“隆隆”地愈叫愈响，汽车却停留在山坡上，再也无法启动。

好不容易在冰冻的路边找了个地方把汽车停好，我们换上滑雪穿的软皮靴。有一条路顺着上坡的方向延伸过去，路上没有任何人走过的痕迹。我们踏着厚厚的保持完好的积雪前进，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粉末状的积雪掩埋到我们的脚踝。掉落的小树枝在我们的脚下“啪啪”作响。晶莹的冰花悬挂在荆棘和树枝上。随着我们的行进步伐，纷纷抖落下来，算得上是一场小小的破坏吧。没走几步，波丽娜累了。我把她扛在肩头，一路哼着儿歌。我们在树林中散步、嬉戏，因为这里没有狼。既然没有狼，它就不会跑出来吃我们。太阳分外明亮，映照出我们长长的身影，小路开始向积雪的后山延伸下去……

3

该回家了。我们顺着时间的坡道奔跑下山，进入了峡谷狭长的底部，晚上才走到出山的小路。汽车像金属弹子一般，在沥青路的沟沟壑壑中滑行。天已经暗下来，一想到期待中必经

的村庄和笔直的车路，路似乎变得熟悉起来。惨淡的黄昏缩短了路程的距离，视线愈来愈模糊。一到村庄，天就完全黑了，夜幕淹没了一团团黑色的景物，在天空深蓝色的背景里，只有山脊和山顶被衬托出来。

我们的家在黑暗中只是一个孤零零的黑影。它的墙壁很厚，窗户狭窄，由于处在乡村边缘的一个交叉路口中心，根本没有人路过。屋子周围有几条路延伸出去，路的尽头是用碎石和沥青铺成的，因此整个形成一个模糊的星型。这种环境更突出了这座木石结构房屋的孤单。由于脱离其他的住宅群，它也不可能位于转弯的通道上。四面墙壁从地窖到顶楼围成了一个空阔而布满灰尘的处所，百叶窗经常开着。这座屋子在一年内仅有几个星期有人住。虽然经常在打扫整理，但是仍然改变不了荒凉僻静的面貌。内墙和屋顶交相呼应，都装上了油光锃亮的护板。这座小屋犹如一只大船，而每个房间都像是豪华但并不舒适的船舱。

晚上是用来读书和做游戏的。我们缩进那张后来留给父母的老朽床铺，躲在一床年代久远的鸭绒被里取暖，头顶上方是一个巨大的黑色十字架和干枯的圣枝，还有几张保存完好的照片。屋子里保留了许多孩子们玩过的玩具，其花样之繁多，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屋里的那些圣诞节玩具和生日礼物一旦失去了新颖的魅力，就全部像废旧破烂一样，被堆放在那里。一天，我们在顶楼里翻箱倒柜，到壁橱里搜寻杂物，把积满灰尘的纸板箱翻得底朝天，撬开了那些被人遗忘的柳条箱的钥匙。我们小心翼翼地在这残缺不全、令人难以置信的童年遗留下来的杂物中漫步。爸爸头靠枕头，膝盖上摊放着几张纸，硬说自己是正在写作。妈妈和女儿则做她们最喜欢的游戏：

躺在被单里，滚成一团。

“我们玩捉迷藏好吗？”波丽娜在开始学说话时就常提出这个要求。好吧，玩捉迷藏吧。我们把床单披在身上，任凭自己被包裹在想象丰富而欢乐无比的氛围之中。我们在游戏中假装不留痕迹地自然消失。我们用手背抹去现存的世界，让它再也不复存在。我们三个呆在白布帐篷里，没有任何东西能触及我们，与我们发生联系。我伸长耳朵，偷听母女两个的秘密约定。她们悄悄商议，订立同盟。她们嬉笑着，叫爸爸钻进白布帐篷，和她们一起蹲在临时搭建在树林里的这个轻薄的帐篷里面。这个程序必不可少：爸爸必须假装耳聋，让母女两个求他，然后爸爸抗议母女俩打扰了他，这么晚了还打扰他，最后他大声喊叫着钻进床单，母女俩心情激动地期待着，一直等他在大床温暖的陷窝里与她们相遇。爸爸如同王子，分别亲吻了两位美丽的公主，让她们从睡梦中惊醒。爸爸又是食人妖魔，对她们的肉体馋涎欲滴。他今天扮演王子，明天扮演食人妖魔，或者同时扮演两者。母女俩用颤抖的声音邀请他，恳求他，他则用粗重的声音大声回答。他从喉咙里发出吓人的吼叫声，尽量扮演得诙谐幽默：

“可恶的大灰狼！可恶的大灰狼！！

“有人在叫我吗？谁敢这么叫我？”

“嘘！妈妈！嘘！！！”

“我已经嗅到人肉香味了！”

于是波丽娜躲在阿莉丝的怀里，笑着，呼呼喘气。妈妈保

护着女儿：“不要怕 我的宝贝 我们从来不畏惧凶恶的大灰狼……拿着这个，可恶的坏蛋！”

爸爸吓人的吼叫变成了哀求，听起来滑稽可笑。大灰狼被打败了，他乞求饶命。三个人在凌乱的鸭绒被和枕头堆里忘情地亲吻，发泄怨气。这场游戏结束后还可以读上一本书，也可能跳下床 临时演上一场木偶戏。终于 睡觉的时候到了。妈妈轻轻反复哼唱到最后一刻，陪伴着女儿入睡的还有深情的抚爱。

在这个乡间别墅里，我们学着把休息时间留得十分充裕，早早睡觉 迟迟起身。从第一个晚上起 我满脑子就在翻腾。高原反应迅速表现出来，犹如深夜乘上了飞毯，顿时完全失去了知觉。喧闹瞬间消逝，我睡着了。我推开了梦中的第一扇大门，又拉开象牙色的滑动门，任梦境在长廊里展现出一幅幅清晰的几何图形。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座屋子。我在木头的阶梯上攀登，拉开沉重的百叶窗，手指随着时间的流逝在破损的画页上滑动，直到画页后来形成了网状的破洞。睡眠是五个感官之外的第六感官在工作，也是最理想的境界。梦如同景中景，连续不断。成百上千篇的梦幻故事呈现在深夜这部浩瀚的长篇小说里。身体随大脑支配着曲折复杂的传奇故事的发展。我顺着混沌的思路逐步前行，一会儿苏醒，一会儿沉睡。我的梦中有梦，在清醒时仍痴迷地沉醉在梦境之中。在模糊的记忆里，第一个梦被打断了，然而却为第二个梦提供了素材。后一个梦一直延续到天亮，与第一个梦产生了共鸣。我在睡梦设置的景物和闪光的纤维空间穿行。

我们两个睡在一起，共同瓜分了床单的地盘。我们的气味，热气和呼吸混为一体，每个人的身体都尽量占据着空间，

留下了横七竖八的睡态和呼吸微动的身体。我们的大腿、屁股、胸部和肩膀交叉着 在肢体偶然相碰时 都很高兴。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世界里行走，每个人行走的路线模糊地相互交叉又转眼消失。我在你的梦境里追随你，你在我的梦里与我相逢。我们发出有节奏的梦呓和对话。

我慢悠悠地醒来，猛地睁开双眼。我第一个悄悄起床，下楼去准备咖啡。我打开房门，拉开窗帘，阳光撒落在蜡色的窗帘、粉红色的墙壁和细木护墙板上。接着我听到楼上发出“嗒嗒”的声响。我隐隐约约料到在清晨母女两个秘密策划的第一个行动，脚步声从我的头顶上越过，然后她们蹑手蹑脚地走下楼梯。

4

我十分担心在这里做的噩梦，会惊吓了我的波丽娜。在我的卧室里，梦魇30年来一直在等待某个人不小心给它们送上一个新鲜的猎物。我曾经很想忘记这座古老的房子和带松木隔板的石头地窖给我带来的恐惧。我没有想到，幽灵之战会延续如此之久，而且会重新演绎。对于这一切，我们总是小心提防，不轻易打开通往阁楼的大门，也不去碰高高悬挂在上面的肮脏的层层蛛网。那上面，蜘蛛整天都在那里织网取乐。

波丽娜睡着了。她的卧室面向大山，窗户对着狭长的砾石铺成的花园。花园里惟一的那棵大树，把光秃秃的树枝伸进了

石砌的阳台。清晨，我们拉开百叶窗，欣赏远处青山薄雾缭绕的景色。在明媚的山色之中，我们大声说话发出的声音，似乎足以震撼整个山谷。第一次听到这个声音时，波丽娜惊愕地望着我问：“爸爸，我们听到了什么？”你知道，这叫回声，我们的声音碰到高山，就像一个海绵球被扔到墙壁上一样。这个声音在那里震荡，又返回到我们身上。”但是，在我指给她看的天边，什么也没有：除了几根高高的天线，一条蜿蜒曲折的公路，一条向高处延伸的通道，层层叠叠的树丛和密密麻麻一层一层无限延伸而去的树叶外，什么也看不见。那个说话的人在哪里？波丽娜对回声只是半信半疑，她是对的。谁在树林深处回应她的叫喊？那个仿效她的嗓音的声音在叫喊什么？

波丽娜想知道这一切。可是这要穿过村庄，走过那些无人居住的废弃的房屋，再去山背后探路。还要爬到山上，选择陡峭的山路，经过无数曲折地攀登，从一个山口到另一个山口直达山顶。可是尽管如此跋山涉水，回声仍旧十分遥远。它在那里单调地，一动不动地鸣响：如此远不可及，又那么坚定而含混不清。这声音好像是从一个无法接近的孩子嘶哑的嗓音中发出来的，又好像是从他一动不动的嘴巴里发出来的。去哪里找这个神秘的孩子呢？高山是梦的阶梯，我们攀援直上，通过一道道石梯，经过棵棵别致挺拔的松树，进入块块几何图形状的森林。那个会叫喊的孩子在哪里？他就在我们前面，在树枝间和树丛上奔跑。他知道如何掌握短促而超常的风速。他三步并作两步，在时间的阶梯上跳跃、攀登、滑下，在时间闪光的坡道上滑行，然后腾空飞跃而起。

我们在哪里？在什么国度？那个会大声说话的孩子占据着这个凡人都长不大的国土。巴里在故事中写道：这个王国处处

都保持着岛国的形象。即便是一位博士，从一个孩子的想象出发，也无论如何描绘不出那样的地图。每天晚上，红皮书里展现出来的故事插图朦胧地反映在夜间的梦境里：画面上有古里占怪的隐蔽在树丛里的印第安人和离开栖身之处奔赴疆场的残兵败将。故事中的农牧神与我们相伴，海盗们则厉兵秣马。咧嘴的贝壳高悬在空中，边缘上镶着珍珠裙边。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大海的景象，在海底的喧哗声中传来美人鱼迷人的歌声。

夜幕降临了，不该再去奔跑，也不要捉迷藏了。我们抵达山顶后，又返回峡谷，又大声呼叫了一次。地平线的另一端，依旧有回声在震荡。那个发出回声的地方，大概就是我们清晨离去的小村庄了。在小村庄的一头，有一座房屋，它的窗户对着碎石铺成的花园，花园里那棵大树上光秃秃的树枝伸进石砌的阳台，在敞开的窗子背后，我们想象中的回声孩子虽然在呼喊，却一直没有长大成人。

5

年末即将来临。每天下午我们都要沿湖散步。一同去探望天鹅和鸭子。在漫长沉寂的季节里，几乎所有的活动都停止了。人们不会在春天来临之前到这里度假。无际的空间属于鸟类。大海也变得沉默无语。水面上经常见到的只是几艘帆船和脚踏浮艇。环湖的山岩和树丛在夜色中，轮廓显得分外分明。

每个经过陡坡的路人，都会迎面碰到前来觅食的成群飞禽，它们唧唧喳喳地叫着，毫不惧怕。只要付出几块干面包的代价就足以引逗它们。波丽娜专注而认真地监督着面包的分配：最大的天鹅不该占有最大的面包块，灰色的水鸭应该拥有自己的一份。对那些动作敏捷而贪嘴的，要耍些小伎俩，不要总是顺着同一个方向把同样大小的面包扔出去。面包扔完后，波丽娜就把剩下来的面包屑丢到木头浮桥脚下。鸟叫声很快平息下来，天鹅和鸭子离我们而去。我抬眼追寻着几只扇动着白色翅膀的天鹅，径直朝着天空飞去，脑海中又浮现出叶芝的诗句。这几句诗是在很久以前，我和阿莉丝陷入情网时背诵的：

如果我们只是被风托起的白天鹅，
我亲爱的，
那么在我熟悉的海岸线上，
时间必然会将我们遗忘，
痛苦也绝不会向我们靠拢……

无数的回忆交织在一起，我已经无法说清我们三人有多少次一起在湖边散步。我在夏夜时分仔细观望天空，往往很晚才驱车进入黑夜，因为我们想让波丽娜看到湖上燃放的烟火。可是她是如此弱小，还像是个婴儿，我以为她还没法看到天上的东西，只好在我的怀里打瞌睡。有时清晨阳光明媚，我们在湖岸的另一边顺着缓缓的斜坡，在花园里散步。湖水清澈透明，又不太深，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肥大的黑鱼在水草和石头中间来回穿梭。我们还曾经带她乘船穿越湖面，可是这个场景已经离我十分遥远了。

我依旧清晰地记得去年12月一个下午的情景。那天傍晚，我们在镇上的商店里买了一些东西，临时准备圣诞的年夜饭。圣诞老人的模型被钉在各家的墙壁上、烟囱上，树立在屋顶上，悬挂在阳台和窗户上，他们一动不动地待在那里，模仿着圣·尼古拉的慢动作，并造访着千家万户；他们又像是一群捣蛋分子，突然袭击了这座城市，伪装成窃贼和杀手，时时准备潜入住宅，抢劫居民。

在湖边，当夜色降临该回家时，旋转木马却运转起来供孩子们娱乐。孩子们按响汽车和飞机的喇叭，面对五颜六色的彩灯，个个兴高采烈。离开时，波丽娜要了一个蜂窝饼，流动小贩把它加热以后，散发出特别的清香，在浓浓厚的硬壳上，白色粉状的糖末变成糖浆流下来，挂在小手和袖口上。她只尝了一口就朝湖边跑去，仍旧去引诱那群贪嘴的飞鸟。沿路的街灯刚刚点燃，白天的光亮消失了。今晚湖光夜色的大幕拉开了。

我们答应波丽娜在午夜12点钟没有敲响之前，不让她去睡觉，可是甜点还没上桌她已经困极了。波丽娜睡着了。她进入了梦乡：大鸟腾空而起，从喉咙里发出谁也听不懂的声声尖叫。这些声音化作一阵凌乱的“啾啾”鸟鸣，渐渐远去。不如这样说，我在半睡半醒中，听到黑暗中她的嚤嚤哭声时，在我的梦里出现了她的梦境。她记得海德公园，也记得那个绿色草坪里条条赭石色的通道，宽阔火红的枫叶踩在脚下发出“嚓嚓”

声响 她还记得马蹄“哒哒”扬起灰尘。我们来到宽阔的湖边，一走到那里，大鹅便凑近我们，叫着，十分大胆地走上湖边的高坡。有几只鹅挺着长长的脖颈，个子比波丽娜还高。那时她刚刚会走路，总是笑着躲到小童车背后，扑进妈妈的怀抱。我怀抱着波丽娜，一直领她到旁边的肯辛顿公园。很久以前的一个夜晚，彼得在仙女们惊异的目光下，穿过那里的草坪，跨过小河，进入了那里的鸟群。这一切都发生在彼得没有冲向第二颗星星，没有直飞启明星之前。

想象中的王国，当然是一座岛屿，但是它的形状是随着在上面行走的梦幻者的意愿变化的：有睡美人在那里歌唱，白鸟栖息的环礁湖变成了一座点缀着岩石和松树的环山湖。巴里解释说，怎样才能看到环礁湖，如果孩子们并不知道有什么事情会为他们而发生，那又怎样积累经验呢？那就是，不要睡着，只需双目紧闭，就会交上好运。这时眼前出现了悬挂在黑幕上的白色。如果用手指按住眼皮，白颜色会构成各种形状，变得愈来愈紧凑。再用些力气，所有的图形就会在你紧闭的眼前围着一堆炭火打转。于是住着美人鱼的环礁湖会出现在你眼前，空中的景象消失得很快，因为它只有片刻难以抓住的存在机会。如果这一时刻重复出现，你就会看到湖上荡漾的微波，听到美人鱼吟唱。你还会回到那个人长不大的国家。你会和美人鱼一起打球；或者站在一块岩石上放风筝，让小鸟在风中伴随它飞翔。也许你会流连忘返。这时你会觉得潮水在你脚边上涨。湖水用它冰冷的手骚弄着你的脚踝，你的膝盖，直到你的腰部。深夜 你听到的只是发自心脏的“咚咚”鼓声，离这面鼓背后不远的地方，你会听到一阵轻微的钟声，那是美人鱼推开海底家门时的声音。一个小女孩从噩梦中惊醒，紧紧抓住白色

的被单不放，宛如抓住了一只想象中的天鹅那令人放心的翅膀。

6

奇怪的是，我很快就知道了，如果写故事，那么这个故事的开始一定是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白色景象。四组词就可以组成全部故事的顺序：白雪、砾石路、回声和湖水。我还不知道即将发生的突变，然而我肯定知道会首先出现在山间的这些闪光的景物。组成一系列情景的景象似乎随时可以出现，它们和偶然从袋子里抽出来的四张地图上发现的景观相差无几。在活生生的现实中，这些景象之间关联的面很窄，只是与我个人有关。然而在我眼里，它们从整体上是一个无可辩驳的现实。我不知道这四组词集中起来意味着什么，然而把它们排列起来之后，就无法加进新的词汇了，甚至难以变动已经排列好的顺序。它们的顺序应当是大雪，接下去是砾石路，再接下去是回声，最后是湖水。

灾难会引起极度悲伤，而每一个事故都是先兆。记忆开始在经纬上来回穿梭。我计算着时间，添添加加，涂涂改改。我什么也不说，只是把记忆中的形象平放在木桌上。

一位年轻姑娘在情人的怀抱中抽泣。他们赤身裸体躺在巴黎公寓的一张大床上，沐浴在昏暗的光线下，被欲望和疲劳折腾得头昏眼花，被无数次的亲吻和抚爱折磨得翻来覆去。她

热泪盈眶让他保证今后永远不会有什么事情在他们中间发生。他答应了，因为他觉得和她在一起才可以紧闭双目，面对时间的灾难。

时间围绕着自身旋转。它还没有被悲哀这个不可思议的万有引力所占据。春季来临了，那些不大引人注目而豪华的石砌平台与城市长长的绿化带和花园连接在一起。卡姆河水从中学灰暗的门前流过，经过酷似威尼斯的小桥，形成一条长长的细流，给天鹅留下了展翅腾飞的跑道。他们迟迟起床，在茶室里吃午饭，做上一两件家务活儿就沿着一个连一个石板铺成的长长的迷宫似的院子散步。他们走过轮廓清晰、禁止游人通过的草坪，推开一扇铁门，选择了一条长凳坐下，在那里观赏修剪过的绿色草坪，蔚蓝的天空，花坛上红艳艳的鲜花。他们期待明天晚上再来这里观赏变幻多端、交替转换的色彩。

另一扇窗子面对遥遥无际的大海，在这里可以听到大海滚滚涛声和在暴风雨中闪烁的光亮。可是，所有的景物在他们看来都浸透在永远的寒夜里。只是在接近中午时分，太阳才短暂地射出几缕光线。黑夜降临得很快，每个白日都像是一个无休止的夜晚。月亮垂直高挂在阿尔巴尼公园的上空，纹丝不动。沙地中的几级台阶从大学住宅区延伸出去，通向空阔无迹、受强劲暴风雨袭击的海滩。城市中有两条平行的街道直通大海，沿途可以看到一座城堡，一座教堂和一座公墓，它们都变成了一堆堆废墟。夏季到来时，日光会在几天里失去平衡，出现白昼，此刻黑夜不禁而终。我们总是在白晃晃的光明中睡觉、苏醒。防波堤边上有一座小花园，在接近停泊场浸水的地方住着一只身体修长、毛皮光亮的水獭。一天早晨，它六神无主，四处逃窜，钻进了散步的人群，大家不得不停下了脚步。

屋外的广场上有一座小小的铺着沥青，长满青草的小花园。自从塞林那带着他那个滑稽而不和谐的乐团被放逐到这个小城以后，没有一个法国人来过这里。除了维莱斯登·格林、马依达·瓦尔以外，没有其他作家来过这里。他们没有住在南肯辛顿城，不常出入学院和使馆这些院士和记者时常出入的地方，既不做贵族梦，也不想当流行歌星。他们推开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破屋门，一头扎进某个挥霍而又吝啬的名门望族的消亡史的研究中。

我们的孩子生于圣诞前夜，比预产期迟出生两个星期。由于无法进行正常分娩，当自动监护仪发出狂叫时，医生临时决定在半夜进行剖腹产。母亲的身体在手术刀下被切割成两个敞开的血口。这一切都是外科医生在遮挡在母亲腹部的绿色幕布后面进行的。医生面对一个孩子时往往无药可救。他们筋疲力尽，很晚才意识到降临于世的生命是无法“修补”的。每一个新生命都会隐隐约约地表现出灾难的迹象。当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女儿时，医生正把她放进一个玻璃罩子保护起来。为了进行第一次血液检查，护士在她的脚后跟划了一道小口子。孩子哭起来，在灯光下眯上眼睛，在宽大的育婴室温暖的婴儿围栏床里，她伸开了长长的四肢。应该请求这个女婴的原谅，人们把她从无辜中取出，只是强迫她充当了一个影子。活着的人在影子戏里只能充当不会说话的角色，这是规则，请宽恕我们吧。我的小女儿，你在我们这个可怕而可恼的世界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记忆犹如想象的纸牌，在我的头脑中翻转。每个记忆都是一个秘诀，不可能的情况本身是可以预测的。我重新考虑如何在一定的时间里分好纸牌。在睡莲和倒影中间，我是铺设在池塘里的石子路。我从后往前进行预测，读出了只有在以后才会发生的事。

清晨，我们离开村庄，穿过后山坡，朝通往巴黎的公路网驶近时，终于下雪了。我关好所有的百叶窗，多次检查用旧了的计数器和磨损了的锁孔。一串重重的大小不一的钥匙，装在我的衣袋里。后车盖里的行李装得满满的，是向习惯了的生活说“再见”的时候了。要向山间的景物，向树林，向小草，向空气，向山石告别了。我最后一次把手张开，放在石头上。波丽娜朝公园围栏外的草场方向奔去，把小手指伸进铁丝网带刺的星星状的洞眼里，趴在围栏上观看。三匹马从山坡上奔驰而下，踏着碎步，愈跑愈快。它们高声嘶叫，摆动着马鬃，由于被雪打湿了，马鬃已经变得很难看，紧紧贴在湿漉漉的皮毛上。它们高昂着头，喘着粗气，嘴巴大张着，露出两排牙齿。

7

在巴黎，我们与大雪相遇。大雪一夜之间侵袭了整座城市，可是天气并不太冷。几小时以后，只有屋顶积着白白的冻雪，而马路早早就成了条条泥路。壮观的雪景在解冻的过程中变得一塌糊涂。

我们必须重新进入生活的常轨。第二天一大早，波丽娜就要上幼儿园了。闹钟响了，我帮她把昨天准备好的干净衣服穿上，一起草草地吃早饭，然后匆匆奔到楼梯边。她要穿那件连